

# 苏轼与西湖

高峰 王金伟

**内容提要** 西湖,是苏轼文学生命中不断出现、反复歌咏的标志性地理意象。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抒写游览杭州、颍州、惠州等各地西湖的真切感受,体现出心态、情趣的变迁。西湖是慰藉诗人的情感港湾,温润怀抱,滋养心田,既彰显出风雅文士的潇洒风度,也成为其漂泊人生当中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苏轼 西湖 地理意象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6.04.026

高峰,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教授 210023

王金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23

北宋熙宁元年(1068),神宗重用王安石,始行新法。苏轼先后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奏疏,对新法多有批评,遭到新党势力的排挤和打击。四年(1071),他乞补外任,六月,除通判杭州。

苏轼担任杭州通判近三年,与前后两任知州——沈立和陈襄关系融洽,而且勤于政事,积极参与了知州陈襄主持的疏浚西湖六井的重要工程。事成之后,苏轼撰写《钱塘六井记》,记叙了六井的历史由来和整治六井的过程。文章最后写道:“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sup>[1]</sup>早在苏轼出为杭州通判之际,好友文同在送行诗中就劝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sup>[2]</sup>可是苏轼天生不善于韬光养晦,每每通过诗文的形式表达出对于时世的见解。在这篇《钱塘六井记》中,他强调为政之道须着眼长远、有备无患,也借此批评当今新法推行者急功近利、不恤民生的行径。

苏轼远离波谲云诡的朝廷,来到风光旖旎的西湖之畔,自然诗兴大发,并且发出惊叹:“余杭自是山水窟。”<sup>[3]</sup>(《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他的《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形象描绘了杭州西湖一年

[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页。以下苏轼文引皆出自此书。

[2][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宋百川学海本。

[3][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6页。以下苏轼诗引皆出自此书。

四季的美景：“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无论是夏日的幽深苍翠、秋日的金风送爽，还是冬季的云雾茫茫、春季的蒲柳新绿，统统显现出“湖上四时看不足”的绝美之态。他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中，既赞美朗润天色下西湖“水光潋滟”的明艳之美，又欣赏烟雨绵绵中“山色空濛”的朦胧神韵，进而将它比作春秋时期的越国美人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尽显出对于西湖景致的由衷喜爱。其《次韵答马忠玉》诗称：“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诗亦云：“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此喻“遂成为西湖定评”<sup>[1]</sup>，西湖即有“西子湖”的美称。

苏轼喜欢月夜荡桨西湖，“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尽得逍遥自在的惬意和雅趣。在静谧的湖光夜色下，诗人内心充满着悠然和沉醉：“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湖上夜归》）这样的写景诗给人以清新、恬静、雅逸的美感。苏轼登高纵览西湖之作，则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刹那意象，展现出气势磅礴的壮美。其《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描绘夏日西湖的一场暴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整首诗歌急管繁弦，随笔挥洒，雨势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既符合夏日阵雨的特点，更突显出诗人洒脱奔放的个性特质。因此，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评述道：“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sup>[2]</sup>

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正值三十多岁的青壮年阶段，性情爽朗潇洒。他与杭州同僚频频相约游湖，尽得山水风雅之趣。其《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诗开头所写“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飏双凫”，既化用典故呼应诗题之意，又交代了西湖之上游船如织的盛景。宋人袁文《甕牖闲评》卷五记载：“东坡倅钱塘日，忽刘贡父相访，因拉与同游西湖。时二刘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妇人甚佳，见东坡，自叙：‘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琴，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以为终身之荣，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而成，与之。”<sup>[3]</sup>苏轼创作的《江城子》词写道：“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千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sup>[4]</sup>上片通过对眼前景象的描摹，暗示妇人风姿绰约、情意深婉；下片描摹女子弹琴音乐的美妙动情，最后化用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给人以悠远无尽的审美意韵。

他还与西湖之畔的高僧大德密切交往、常相唱和，“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他初到杭州，却恍然觉得这里的湖山旧曾相识，因此在《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其一中慨叹：“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据何蘧《春渚纪闻》卷六记载，苏轼曾与参寥同游西湖寿星寺，他对参寥说：“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参寥立刻“遣人数之，果如其言”。苏轼不由得断言：“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sup>[5]</sup>他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追忆道：“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苏轼刚到杭州，即前往西湖孤山寺寻访两位著名诗僧：惠勤和

[1]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17页。

[2]林语堂：《苏东坡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3]〔宋〕袁文：《甕牖闲评》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页。以下苏轼词引皆出自此书。

[5]〔宋〕何蘧：《春渚纪闻》卷六，上海书店1990年版。

惠思,写下了《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作开头“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首先渲染出一派云遮雾绕、缥缈迷离的情状。接着“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鹑盘浮图”数句,描写冬日西湖清冷空寂的景象,以及孤山寺野鹑盘空的苍远意境,烘托出佛家宁静清幽的氛围。诗人赞赏惠勤、惠思两位“道人有道山不孤”,自己于寒冬腊日与他们谈笑甚欢,大有相见恨晚、知音难遇的慨叹。诗歌最后描写寻访归来、意犹未尽的感受:“兹游淡泊欢有馀,到家恍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迫亡逋,情景一失后难摹。”他要赶紧将这次奇妙的经历书写下来,挽留住难得的禅悦之趣,得到内心无碍的欢愉自在。

苏轼通判杭州的三年时间,是一生中最惬意幸福的时期。他情不自禁地歌咏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他在此诗中化用了白居易《中隐》诗意,流露出对白诗当中“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苏轼诗意地栖居在西子湖畔,并愿长期留驻于此:“公卿故旧留不得,遇所得意终年留。”(《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他从杭州离任后,诗中所写“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杭州故人信至齐安》)、“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次韵杭人裴准甫》)等,也都抒发了深切忆念之情。他将西湖作为安放自己疲惫灵魂的绝好的情感栖息地,赋予了既惬意畅快又远离尘嚣的精神追求。

苏轼非常崇仰唐代曾任杭州知州的白居易,尝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其《竹阁》等诗即抒发了对白居易的思慕之情。他还对北宋初年隐居孤山的林逋再三致意,例如《书林逋诗后》称:“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饶有趣味的是,南宋词人刘过的《沁园春》(斗酒彘肩)词为了表现自己沉迷于西湖的秀美风景,竟将白居易、林逋、苏轼三位歌咏西湖的大家时空穿越,欢聚畅饮,其乐融融,并且分别以各自脍炙人口的诗句讴歌山水之美。这样的写法虽然被岳珂《程史》卷二讥谑为“白日见鬼”,却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豪放个性和奇思妙想。苏轼与白居易、林逋,不仅因共同歌咏西湖美景而“结缘”,更因共同追求清雅闲逸的生活态度而达成心灵的共契。因此,后人在西湖畔为此三人专门建立“三贤祠”加以纪念。

## 二

元祐四年(1089)七月三日,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铃辖龙图阁学士的官衔出知杭州。他在《杭州谢执政启》中称:“湖山如旧,鱼鸟亦怪其衰残;争讼稍稀,吏民习知其迟钝。”此番为官杭州两载的经历,与当初担任通判三年相比,具有两个方面的鲜明差异。

首先,不同于此前仅作为知州的副手,可以有较多时间游山玩水、风雅闲适,现在作为独当一面的地方行政长官,则要承担杭州城繁重的管理事务。上任伊始,杭州发生了连续旱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造成严重的饥荒。苏轼及时采取措施,平抑粮价,全力救灾。次年春季,又出现流行性传染病。苏轼心急如焚,积极招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自己捐出治病秘方“圣散子”,治愈病人无数,还捐资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公益医院:安乐坊。

苏轼在杭州任上最大的政绩是兴修水利。他不仅修缮了杭州诸井,而且彻底疏浚了茅山河、盐桥河。北宋建国后,西湖被确定为皇家的放生池,每逢旱季,湖水变浅,极易滋生葑草,造成大面积的淤塞。苏轼当年曾经泛舟于烟波荡漾的西湖之上,如今所见早已面目全非,不由叹息道:“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他上书朝廷,力陈治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亦云:“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

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菱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雷厉风行,亲自带领兵士开掘葑滩,疏浚湖底,并且用葑草和淤泥在湖中新筑一道南北走向的长堤。苏轼对此浚湖筑堤之功颇为自豪:“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人们将此如长龙卧波的长堤称为“苏公堤”,后简称为“苏堤”。千百年来,“苏堤春晓”早已成为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浚湖工程结束后,为了保持西湖水质清澈,苏轼下令将原先的葑田改成菱荡,租给湖边农民种植,彻底根除了葑草滋长的危害。他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规定农民只得在易生葑草的区域内除草种菱;为了防止种菱侵占主要的湖面,还在湖中竖立了三座小石塔作为标识,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三潭印月”。西湖疏浚工程取得成效后,苏轼自豪地宣布:“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其一)、“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次韵林子中见寄》)。

其次,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苏轼重回杭州,不复往昔年轻气盛的倜傥潇洒,而是流露出较为浓重的人生沧桑之感。他初抵杭州,颇有恍如隔世、浮生若梦的慨叹,其《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诗写道:“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他回顾当年“白雨跳珠乱入船”的西湖歌咏,联系自己十五年来坎坷的人生仕宦经历,抒发了霜染双鬓、岁月蹉跎的感怀。

在此期间,他仍然不时率众游览西湖。据费昶《梁溪漫志》卷四记载,苏轼“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牒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夹道灯火,纵观太守”。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有云:“十三间楼,去钱塘门二里许。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此。”苏轼《南歌子·杭州端午》词歌咏“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羨竹西歌吹古扬州”、“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描摹西湖山水灵秀如同美人的黛眉敛翠、秋波流盼,更沉醉于此地游人如织、仙乐飘飘的潇洒风流。其《次韵曹子方运判雪中同游西湖》诗中描绘雪中西湖美景:“云山已作歌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宋人陈善在《扞虱新语》上集卷一中称其“为西子写生也”,并说:“要识西子,但看西湖。要识西湖,但看此诗。”非但如此,他还曾公然和一群朋友携歌妓闯进西湖之畔净慈寺大通禅师的禅堂。“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为解颐”<sup>[1]</sup>。苏轼所作的《南歌子》词表达了自己“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的自由通脱、不拘行迹的精神意趣。

不过,随着老境渐至,苏轼西湖歌咏的兴致不再如往昔狂热,而是变得越来越恬淡。他经常与西湖周围寺庙的高僧谈禅论道,茗茶说诗,喜欢听海月大师惠辩说法,“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sup>[2]</sup>;并与主持孤山智果精舍的老友参寥常相唱和,感受那远离尘嚣的清幽与静谧。他的《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二开头描摹冬日西湖的静寂景状:“宝云楼阁闹千门,林静初无一鸟喧。……水光潋滟犹浮碧,山色空濛已敛昏。”这里的景致非复往昔对春日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热情讴歌与赞美,而是平添了万籁俱寂的闲淡与衰残。在其诗词作品中,也不时出现“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寄蔡子华》)、“絮飞春减不成年,老境同乘下濑船”(《次

[1][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宋]苏轼:《海月辩公真赞并引》,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8页。

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朱槛俯窥寒鉴,照衰颜华发”(《好事近·湖上》)之类以“老境”、“白发”、“衰颜”自称的诗句,流露出衰残、萧瑟之意。

所以说,苏轼元祐年间为宦杭州,体现出更为务实的行政才干,造福一方,功在千秋;其赏玩西湖的诗词作品,则展现出历经沧桑的人生感怀,以及内敛沉稳的性情特征,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言:“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sup>[1]</sup>

### 三

苏轼与“花坞苹汀,十顷波平”(欧阳修《采桑子》)的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也结下了不解之缘。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居颍州。他钟爱颍州西湖,经常徜徉于此。据《正德颍州志》卷一《山川》所载,“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相传古时水深莫测,广袤相齐。胡金之后,黄河冲荡,湮湖之半,然而四时佳景尚在。前代名贤达士往往泛舟游玩于是。湖南有欧阳文忠公书院基”。欧阳修先后创作了《采桑子》组词十首,歌咏颍州西湖一年四季的景物。该年九月,苏轼自陈州至颍州,拜谒恩师欧阳修,创作了《陪欧阳公燕西湖》诗。诗歌开头四句描绘作者陪伴恩师在西湖酣醉剧谈的情状:“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揭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虽然欧阳修须发皆白,但是精神焕发,在西湖之上与众人酣饮剧谈,自然充满着对于朝廷得势的王安石新党的兀傲不满。诗歌最后写道:“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箏。”字里行间又渗透着乐往哀来的慨叹。这是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秋天,欧阳修便病卒于颍州。

元祐六年(1091),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苏轼因遭贾易的构陷、弹劾,出知颍州。他初到颍州,游览西湖,听闻有人演唱当年恩师欧阳修填制的《木兰花令》词,当即感慨万千,步韵创作了同调词作:“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他故地重游,面对如此静谧之景,抒发出时光流逝的悲慨、追怀醉翁的深情。最后以景结情:“西湖波底月”,清寂幽渺,奇峭雅丽。

颍州地小官闲,政务清简,苏轼到任后,有人调侃道:“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秦观(一说秦觏)也寄诗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sup>[2]</sup>《王直方诗话》载:“杭州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而东坡连守二州。……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亦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sup>[3]</sup>苏轼自封为“西湖之长”,足见其西湖游历之频繁、情意之眷恋。他在颍期间,经常“欢饮西湖晚,步转北渚长”(《小饮西湖,怀欧阳叔弼兄弟,赠赵景貺、陈履常》),优游于湖山胜景、亭台楼阁之间;与赵令畤、陈师道等僚属过从甚密,饮酒赋诗,其中不乏徜徉颍州西湖的闲适之咏,如“官余闲日月,湖上好清明”(《赵德麟钱饮湖上舟中对月》)、“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其一)等,尽显其清闲自在、诗酒风流的悠然情态。他将杭州西湖的优美比喻移植到这里,称道“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展现颍州西湖清澈、灵秀的美态。

颍州西湖地势东高西低,年久失修,已日渐干涸。苏轼在担任颍州知州期间,着手动工疏浚西湖,希望重现烟波浩淼的景象;后因改知扬州,未能亲见竣工。听说在通判赵令畤等人的督办下,西湖得

[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2]〔元〕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卷下,明刻本。

[3]〔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1页。

到整治,他兴奋地写诗庆贺,《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中所云“时临此水照冰雪,莫遣白发生秋风。定须却致两黄鹄,新与上帝开濯龙”,不仅热情夸赞赵令时的开湖之功,也抒发了自己由衷的豪迈、兴奋之情。

#### 四

绍圣元年(1094),苏轼遭到新党打击,被谪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人,苏轼与惠州知州詹范相处融洽,先后襄助修建了东新桥、西新桥,治理了丰湖(即惠州西湖),完成了“西湖长”的神圣使命。对此,杨万里写诗夸赞道:“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sup>[1]</sup>(《游丰湖》)

苏轼非常喜爱惠州西湖,“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江月五首引》)。然而,这里后来却成为他的伤心地。苏轼贤惠聪颖的姬妾王朝云不幸病逝,年仅34岁。苏轼悲痛万分,写诗悼之:“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悼朝云》)他遵照朝云的遗愿,将其安葬在丰湖岸边栖禅寺东南山坡上的松树林中,让礼佛多年的爱妾永远与禅寺为邻。朝云逝后,苏轼失魂落魄,郁郁寡欢,其《丙子重九二首》其一写道:“西湖不欲往,暮(一作墓)树号寒鸦。”暮色之中寒鸦盘旋,发出啾啾凄厉的啼鸣,如此凄迷冷寂的意境越发令人黯然神伤。惠州人民为了纪念苏东坡,将丰湖正式改名为西湖,并将湖中长桥称作“苏公堤”,“苏堤玩月”遂成为惠州一景。清朝诗人丘逢甲有诗咏道:“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遣姓苏。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sup>[2]</sup>(《西湖吊朝云墓四首》其一)

苏轼的诗歌中,除了上述杭州、颍州、惠州西湖外,还歌咏了两处西湖。一处是许州(今河南许昌)西湖。其创作于嘉祐五年(1060)的《许州西湖》诗首先追忆宋庠当年开凿西湖的情状,接着描写西湖疏浚完成后的盛况:“游人坌已集,挈榼三且两。醉客卧道旁,扶起尚偃仰。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然而诗人于此喧嚣热闹之中,却转而哀叹五谷不登,同情民有饥色:“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怵。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最后两句塑造了独立西湖、抚今追昔的诗人形象:“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流露出冷静深刻的悯农思想。另外一处是汝州(今属河南)西湖。元祐二年(1087),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创作《上韩持国》诗,呈送官拜门下侍郎的韩维(字持国)。诗作最后有云:“吾侪小人但饱饭,不有君子何能国。西湖醉卧春水船,如何为人作丰年。”据《名胜志》所载:“汝阳县城西有湖,曰西湖。旧传颍、许、陈、蔡接壤之地,皆有西湖。则先生诗中之西湖,当指汝州也。”<sup>[3]</sup>

苏轼的一生游历了各地西湖,并且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歌咏西湖,西湖也成为了他不同人生阶段的精神写照。相对于高山大漠的雄浑苍茫、江河海洋的汹涌澎湃,苏轼笔下的西湖歌咏富有灵秀雅韵,显得格外恬静、温润,在其坎坷波折的人生旅途中,不失为一个慰藉灵魂、滋养心田的情感港湾。这些诗歌既体现出为民造福的儒者仁心,也展现了文人雅士吟赏山水的闲适趣味乃至归隐水云之乡的精神追求,构成了“西湖之长”独具魅力的情感表现和意象体系,散发出引人入胜的风景之秀、性情之真和艺术之美。

[责任编辑:平 啸]

[1][清]厉鹗撰:《宋诗纪事》卷五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3页。

[2][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7页。